

評 「科學與人生觀」

林玉體

民國十二年二月，張君勳在清華大學演講「人生觀」，他說，人生觀的研究是哲學（或是玄學）的領域，科學不得問津。張氏列出人生觀的「九端」，斷非科學所能解決。這種主張，引出了同年四月研究地質學的丁文江（在君）的非難，丁氏以提倡科學自居，他向張氏反擊的第一篇文章，即叫「玄學與科學」。丁氏認為宇宙一切都是科學研究的素材，人生觀自不例外。從此兩人的科學與哲學之筆戰，乃正式登場。張、丁二「君」都是當時學術界有地位的學者（依張東蓀的說法，他們都是中國學術界的「命婦」）。張氏也加入戰國，他評丁氏的文章，體為「勞而無力」，因立場之不同，而開始對「人生觀」這個大問題有所爭執；並且這種爭執，也煽起了當時學界名流參戰的火焰。終於，許多對此問題有興趣有觀點的學者，包括哲學家，科學家，心理學家，教育家等，乃紛紛挺身而出，拿起「筆」鎗，保衛自己，攻擊敵人；雙方伙伴越來越多，爭執範圍也越來越大。這種學術論戰，煞是熱鬧。

「問學」出版社把由張丁論戰所產生的「科學與人生觀」論戰一書影印，讓現代的青年學生也能了解

當時雙方論戰的實況，以及雙方所持觀點，這是相當有意義的一件事；並且就本書（上下兩冊）內容而言，它够資格被選爲一流著作。參戰者析理之細密，筆調之活潑，都是不可多得的；本書篇篇都是上選，雖非字字珠璣，但却值得玩味；其中令人拍案叫絕，有趣得叫人噴飯的部份，多得不勝枚舉。讀者閱覽本書，當自能欣賞之。

老實說，我看了本書，愛不忍釋手。本書使我學習到許多新的知識與見解，也深切同意梁任公所制訂的筆戰雙方應遵守的公例之重要性；雖然依我個人的性格，我不會完全同意每篇文章的每個論點，但我要在諸賢面前，評評他們，實在不敢當。況且我個人不是學科學的（狹義的科學），於哲學還待研究，也實在沒有資格評論本書。不過，批判態度的培養，重要的是爲學態度；孟子也說：見大人，勿視其巍巍然。我也就硬着頭皮，把我閱讀本書之後的一些意見寫出，以就教於高明。

人「生」觀不是人「死」觀，這從字意即可了解，也是吳稚暉在本書的最後一篇「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長文裏所表達出來的概念。而人生觀也

是談「人」的，但誰在研究「人」呢！誰在探討「人」生呢？不幸（或有幸），都是「人」本身。這個人當然是活人，也就是「生」人。以「生人」來研究「人生」，這猶如以眼睛來看眼睛一般，是比較不能看得真確的，柏拉圖早在他的名著「共和國」(Republic)就指出這點。人來研究物（包括無生命的及有生命的如狗），比較可以得出「客觀」的研究結果；但人研究人，就一定逃不掉「主觀」的牢籠，這就譬如胡適取笑張君勳的話一般，任你張君勳如何神通廣大像孫行者，仍逃不出如來佛的手掌之外。學者對人生觀意見之不能「統一」（借丁文江語），道理在此。蘇東坡詩云：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站在此山既然看不出此山的「真面目」，以「生人」來研究「人生」，又何能得出「人生」的「真面目」呢？（據我們所知，死人及非人，都不能有研究活動。）尤其是只能得有「互爲主觀」(intersubjectivity)的研究結果而已。這是人生哲學與其他科學性質之差別所在。

既然人生觀重「生」，因此不提倡自殺，也不鼓勵趕緊了却一「生」的活動。人要生，就得吃飯；吃

飯是人生大問題，而吃飯問題却是科學問題。只有運用科學技術，才能使百姓吃得飽；「衣食足而後知榮辱。」同時，吃飯問題是物質方面的事；就因為這層緣故，科學與物質分不了家。但有人却認為物質生活不是人生的重要生活層面，人生的重要生活層面是精神生活。我想這種說法即令是真，也應該由物質生活已經得到豐足的人來說。豐衣足食的人可以高談闊論的強調，我們應該追求「高尚」的精神生活，而不可以耽溺在物慾裏。而那些寅吃卯糧的人呢？他們乖一點的話，就如同嗷嗷待哺的嬰孩，等待富者的慈善施捨；暴戾的就要搶要偷，革命因之而起。他們在饑腸轆轤的當兒，如果聽到富貴人家向他們說教，要他們束緊腰帶，「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堪其憂，且要不改其樂」，試問他們不會反感嗎？不會向說教者戴上「假道學」的帽子嗎？窮困如中國人者，是沒有資格要極多數的中國人安於貧困的物質生活的。中國人努力以求的，是後來居上，儘速改善人民生活水準，否則中國即有滅種的途徑可能。在競爭的場合裏，首先必須人民體力充沛，臉色紅潤；如果乘此不顧，而要全民學顏回的榜樣，則不但「其道太苦」，且大

家營養不良，四肢乏力，早夭者多有之。民族不待他來滅，也亟亟可危了。

人如果可定義為「求知的動物」的話，則一部文明史，可以說是人類知識活動的過程史。在求知的過程中，人類的知識領域拓廣了，人們的識見加寬了。以往人們不知的，現在知得較為明確了；從前古人不能掌握的，現代的人類可以支配了。雖然學者都知學海無邊，知識無涯；但是比較上來說，現代人的知識深度和廣度，是比前人進步的。而近來知識的「爆炸」，使得知識進展有加速度的現象，這是拜「科學方法」之賜。科學家運用科學方法，向人生界與自然界的奧秘處進軍，把以前漆黑一片的知識領域燃亮，看看宇宙及人生現象的真實情況。這種抱負，這種雄心，不幸，經常受到其他學者的打擊，以致延緩了進步的速度，這十足表現了人類的愚蠢。

當科學家想動用科學方法來研究人生，搞哲學的（玄學的）却站出來說，這是辦不到的，你們別妄想。人生觀是「神秘的」，你們科學家算老幾，那有資格來尋覓出那種神秘性；並且神秘性一被解開，「愛」——「美」一經解析，則人生了無意義，愛情生活與美

感生活也就失去情調。所以他們要固守這最後地盤，絲毫不讓科學家沾上邊，且早就斷言如果科學家要解決人生觀問題，只可欽佩其「螳臂擋車之勇」，却是「螳螂不知春秋。」我個人倒認為，哲學家或玄學家又何必如此呢？學者都承認人的研究沒那麼容易，衆多的學者（大部份是哲學家或玄學家）已研究了這個「人」好幾世紀，也無法得出較為理想的結果；這當兒，忽的跑出科學家自告奮勇的說，他們可以研究出所以然來。此時，哲學家或玄學家實在應側耳傾聽那些科學家的「科學人生觀」，却怎的要橫加阻撓他們的研究呢？

讓我作個比喻。有許多人認為中國學術界的最高權威是孔子；許多人認為今人再怎麼研究學問，造詣也一定不會高過孔子；此時如果有人不服氣，說他的學術成就可以高過孔子，則崇拜孔子的會說：「你萬萬不能有此能力。」試想，這不是太自卑嗎？不是太殺人威風嗎？我們不妨採取如下的態度：你既表明你可以超過孔子，請拿出真本事來，我們拭目以待吧！在學術舞臺上，科學是晚登臺的，也可以說科學是後生的；但這個後生却相當可畏。科學在解決宇宙

及人生的奧妙上，成就最大；科學因有這份光榮，因之科學研究者相當樂觀，它既已解決許多前人所無法得知的問題，可見現在人感到棘手的问题，如果假以時日，並且放開手讓他們作去的話，也慢慢能夠予以解決。科學世界不是封閉的世界，它是機會衆多的；這種科學研究性質，難免被他人譏為科學家；自負，不自量力。但科學研究者過去既有彰彰明甚的貢獻，則現在再讓他們一顯身手，來解決人生這最困擾的問題，如果他們照樣有成就，那不是幫了哲學家的大忙嗎？（或搶了哲學家的飯碗，但如真有此事，則哲學家飯碗之被搶，也是自己不爭氣的結果，怨不得科學家。）如果他們知難而退，那是他們心甘情願要放棄這種大問題的研究，則他們自會收斂一點，這不也是給他們的一個好教訓嗎？科學家正要着手研究之初，哲學家非但不該出語制止，相反的，却應該提供自己研究人生問題所遭遇的困境，以供科學家參考。

科學發展至今，它有一套嚴謹的假設求證程序；科學家作研究，絕對不是「嘗試錯誤」式的碰運氣；一些有地位的科學家，既有自信要理出人生觀的科學頭緒來，大概他們有幾分把握，則哲學家或玄學家就

讓他們試一試吧！科學家不相信有絕對不可能解決的問題，但他們也不會好高騖遠，却是今日能收穫一分，就算它一分；明日再設法推進一步，如此鏗而不捨，終有所成。

科學的社會是充滿希望的社會，而充滿希望的人生，也應該是理想的人生。因此，理想的人生，就是科學的人生。

其次，有人擔心愛或美的情調如果也予以解析或論「理」，則會失去韻味。我則認為這種擔心非但不必，且愛與美的內容，如果解析的結果，使欣賞者更能了解，則韻味不僅不變，且有增無已。一位國文教師，他自己經過暗中摸索，或「靈機」一動，而領悟了某一首詩的意境，他發現此種意境相當「奧秘」，非筆墨可以形容；因之每當談到這種詩時，他都向學生說，「此詩只可意會，不可言傳。」設若有人工力與他同等或比他高，領會能力也如此，則不待他言，也自可領會。但不幸，多數的學生要能領會該詩，何要他人「教」呢？如果教師口口聲聲「只可意會，不可言傳」，則何必來你這個教師？從教育的立場而言，我們應設法使高不可測的意境與學生心態之間搭起

一步一步的階梯，讓學生一步一步往上爬升，如此才有「教育」意義。如果我們能讓學生了解為詩者的身世性格，時代背景，及文字解析，則更能使學生印象深刻，透澈的體會詩的意境。他如欣賞樂曲，聆聽笑話，觀覽藝術作品，亦莫不如是。

「因果律」是本書雙方陣營爭戰的標的之一。科學家是強調因果律的，而哲學家或玄學家却言，因果律只可主宰無生物界，至於人類，是有自由意志的。自由意志妙不可測，且因自由意志的存在，也使得人的行為負有道德責任。其實，人的行為經過科學分析的結果，何神秘之有？「事生有因」（查無實據，是表示查者笨）。懂得人們心理的人，早就能預測他人行為。諸葛孔明了解曹操為人多疑，「虛則實之，實則虛之」，乃派關雲長在華容道放一把煙等他；依孔明對曹操的研究，他早料定曹操一定走華容道，因為前者已對後者瞭如指掌之故。至於說因果律破壞了自我意志，我們可以說，人有自我意志，只是個人的自我意志之所以不同，也「事出有因」。科學正可幫助吾人了解那個（或那些）因。但自我意志既然也有因，並不因此使人變成機械，而不負一些行為責任。機

械不能有知識，而人却有知識，科學研究使人知識越真越多。無知無變之人，就好比機械，他的行為是不必負（最少也應減低）道德責任的，俗語說「不知者不罪。」但是人在應知而不知時，他就應該負起由應知而不知所產生的行為責任。一個酒鬼駕車闖禍，難道他可以賴皮的說：又不是我想闖禍，我的神經麻痺了，因之我身不由己，是不該罰我的。但是他應該知道不可以喝醉酒開車的。由於可知而不知所犯的過，他應該負責，科學知識越普及，同時又注重應知科學知識向不知科學知識者在行為後果上的道德責任，則人們闖禍的可能性就越來越少，難道由如此而產生的人生，不應該提倡嗎？

以上就管見所及，略述「科學與人生觀」一書之個人評語。我認為由民國十二年所興起的科玄論戰，不應結束，它應該由後學者接棒，繼續論戰下去，這是頗有「教育」意義的。我的此篇短評，如能拋磚引玉，導出第二回合的科玄論戰，則是一件樂聞之事。當然，論戰者必須先看完「科學與人生觀」那兩本書；否則論戰只在繞圓圈，別人說過，你再說一遍，說得也不高明，則不如不辯。今之學者不得不注意及之。

書評書目

搖滾樂

定價：40元

邱義仁・田正仁 合譯

鄉村音樂

定價：55元

楊嘉譯

美國的民歌

定價：50元

陳以正 著